

西安

鼓乐

保护与实践

XI'AN GUYUE BAOHU YU SHIJIAN

王晓平 赵晨泉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西安鼓乐保护与实践

XI'AN GUYUE BAOHU YU SHIJIAN

王晓平 赵晨泉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鼓乐保护与实践/王晓平,赵晨泉著. —西安:西北
大学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604-3844-3

I. ①西… II. ①王… ②赵… III. ①锣鼓音乐—
研究—西安市 IV. ①J63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2473 号

西安鼓乐保护与实践

作 者: 王晓平 赵晨泉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331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4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844-3

定 价: 30.00 元

乐种保护与实践的经验测评

——读《西安鼓乐保护与实践》

(代序)

近日,王晓平教授寄来他同另一作者合作完成的乐种研究成果《西安鼓乐保护与实践》,请我写一篇序言。我想,一来或许是我曾有过一段传统乐种研究实践,二来可能是对他的学术经历和研究状态比较了解,所以就直接将出版社的校样稿寄来了。事到如此,“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从一个同道读者的角度,将作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和本书样本读后的一些认知和思考,作一介绍和小结,将之充之为序。

这部著作涉及的对象是中国民族器乐中的传统“乐种”。而乐种,在中国传统音乐领域中是一个历史久远、品种多样、不断变异的客观存在。过去,我们将之视为是一个个相对恒定的音乐品种实体,每个品种实体都包含着从久远年代传承下来的若干具有地域音乐特色的成套作品,如众所周知的十番锣鼓、江南丝竹、潮州丝弦、河北吹歌、河南牌子曲之类,其实,它们的内容和价值,远比仅仅作“音乐实体”演奏对象时的状态要丰富、复杂及活态许多。近几十年来,在诸多学界前辈、同仁的关注和努力下,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其乐种对象所指也在相关理论框架中渐趋清晰,至今似乎已经可以在概念上暂做归纳:所谓“乐种”,就是那些“历史传承于某一文化区域或某一文化阶层内的具有特定组织形式、丰富传统曲目、典型音乐形态、序列表演程式,并以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乐曲演示和音乐演绎而与其他器乐演奏样式风格和特征相区别的一种类型化器乐演奏种类。”而本书所涉对象“西安鼓乐”,就是此类乐种中很有影响、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品类。

本书两位作者,长期在西安工作,可谓是关注“西安鼓乐”研究的晚学。其中王晓平教授虽然现在就职于海南师范大学,但在西安曾有过较长的教学和田野工作经验。据我所知,他关注“西安鼓乐”已有十余年历史,从2005年开始至今,时有一些相关文化环境、田野考察、乐人访谈及同人成果评述等论文发表。如《西北地区传统音乐的文化生态及发展趋势》(2006)、《论西安鼓乐的保护》(2006)、《生命为鼓乐燃烧——李石根西安鼓乐研究寻踪》(合著,2012)、《传统香火在民间延续——西安鼓乐民间艺人田孝梨访谈录》(合著,2014)等。这些成果,都可以视为是本书作者前期考察和研究的基础性铺垫,而有些篇章经其修订,已作为新的章节出现在本书之中。

有心的读者,也许会同我感知相类,本书是一部通过乐种生存状态考察归纳和已有

研究成果综述来阐释其保护与实践经验的著述。

由于西安鼓乐历史久远,环境特殊,乐社多种,曲目丰富,其研究成果在乐种学领域起步较早、分量不轻。20世纪50年代初,有杨荫浏先生的《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和西安当地学者的基础性调查;80年代以来,有李石根先生编《西安鼓乐全集》八卷本等成果完成;进入21世纪以后,更有多位专业学者对其系统构成分别进行多侧面研究,成果颇丰;至2009年,李石根先生倾其一生精力的《西安鼓乐全书》五卷本正式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些成序列、相关接续的不同阶段性的成果,确实值得晚学予以归纳、总结、评述和再研究,只要读者和学习者能够从这种汇总式研究测评中,获得一些相关知识、启迪一些心得体会和体查一些得失经验,进而对中国传统乐种的保护与实践,产生一些更深层的思考和认知,不啻是本书价值所在。由此也就可以说,对已有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实践经验积累,再进行综合评估和测评,当也是相关对象保护与实践现实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西安鼓乐的区域文化特征、现存鼓乐社和艺人状态、鼓乐的传承与发展、前期学人众多研究成果、著名学者和传承人李石根研究经历及著述等,作者在本书中,都有尽其个人见识和能力的多点式梳理和述评,由此可以表明:这一乐种的保护与实践工作已经在各个方面展开,且成绩斐然,故这里我没有必要再进行重复性描述。但作者对相关乐种保护与实践现状所进行的得失反思和意见发表,击中时弊,给人启发,在这里有必要予以呼应并着重谈两点自己的看法:

一是当下保护与实践的经验总结,迫切需要从正负两方面结果来加以测评,并且应当将负面结果与影响更充分地加以揭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只走“报喜不报忧”老路,不要浪费国家的文化资源和相关人员的精力。事实上,当下所谓众多的“保护与实践”,其结果不少属于负面,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但当下仍然有人和单位还继续在做。亦如作者所指:“创造出来的‘新乐’,一夜之间就变成被理论所强调保护的那个‘古乐’了。”“如此,被保护的对象就变成了‘新乐’,而应得到保护的真正‘古乐’反而得不到保护”,就是这种负而表现之一。冯骥才先生在第二届历史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曾经强调:“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保护它历史的真实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保护它的原生态。”笔者非常赞同这种不能将当下新创或所谓仿古类型充作是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而将真正历史传承下来的原生态文化遗产摒弃而不顾及的见解。我们确实需要将“遗产”与“创新”加以区别,须知前者需要的是保护,后者需要的是支持,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二是需要修正或调整某些旧有的和不正确的保护与实践观念和方法。如将保护与实践视为是一种政绩,迎合官员意志来运作;或视为是与地方经济发展挂钩的名片,按商品属性来打造;或视为是可随意创新成纯鉴赏性作品,仿专业技术水准来拔高……诸如此类。其实,对于民间性、民俗性的传统音乐来说,真正切合实际和符合运行规律的思路

和方法,则应当是让传统乐种或其他传统音乐类型,回归自然文化生态环境之中,促其真正成为当下民众生活的一种方式,回到传统乐种或其它传统音乐类型生存的原点。如果某些传统乐种或其它传统音乐类型,已经不可能成为民众现实生活领域的一个活态部分,那么它就应当进入民众历史生活领域做博物馆式的固态保存。

总之,阅读本书的过程,使我在传统乐种乃至其他传统音乐遗产的保护与实践,又陆续产生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和认知。

诚然,本书读后,笔者也还有一点不够满足的意味,这或许可以说是我认为的不足:作者虽然对西安鼓乐这一乐种遗产,从所观察和经历过的保护与实践过程、成效、成果、不足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多点式测试和述评,同时还结合个人相关田野考察实践和研究成果,展示出与此乐种相关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观点和意见,但作为一部专题性较强、主题指向明确的著述,仍然感觉在总体内容和结构上,还残留着已有研究、述评成果的组合汇集痕迹。倘若作者能够将“保护与实践”主题全方位贯穿,章节和内容做更有逻辑的关联,也许这种“组合汇集痕迹”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避免。

诚望作者,持续进取,在传统音乐遗产保护与实践领域,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

汪国栋

2016年2月26日

写于海南琼海万泉河畔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城市学院,2006年);(3)程天健、王晓平:“生命为鼓乐燃烧”——李石根西安鼓乐研究寻踪(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4)王晓平、赵晨泉:传统香火在民间延续——西安鼓乐民间艺人田孝梨访谈录(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等相关成果。由于学界前辈在鼓乐曲体结构、乐谱分析等形态方面用力较勤,成果丰硕,因此,笔者便把着力点放在“把西安鼓乐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予以观照,结合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对已有学术成果的梳理,始终紧密围绕着乐种传承、保护和发展上。这一议题,看似宏观,但涉及诸多方面;看似只谈保护,其实关系到乐种的发展问题,具有现实的意义。然而,由于学力有限,关于乐种、乐社、乐人的传承与发展,还需今后持续予以关注与考察。

中国农耕文明下的、大一统的社会正在逐步消解。在大规模的城镇经济建设中,地域文化必将重新得到认可和发展。因此,地域认同,身份认同将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近三十年,陕西音乐工作者提出了构建“长安乐派”的宏伟蓝图,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和艺术实践。如果“长安乐派”这一命题成立的话,西安鼓乐则是其历时性的重要支点之一。西安鼓乐如何进一步挖掘与整理、传承与发展,是当代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乐种,传承不仅仅在民间,不是个人所为,而是必须进入到当今的艺术音乐领域,必须要有专家、学者、艺术家的参与,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广泛认同。西安鼓乐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或表面上,音乐创作、音乐表演没有渗入,音乐教育、社会教育没有普及,传统音乐的颓势将不可避免。这样就使得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民族,自有其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一种文化形态自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只有尊重,才有认可;只有发展,才有认同;只有珍惜,才能树立自信!

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

2015年10月8日

目 录

代 序	/ 1
前 言	/ 1
第一章 西安鼓乐的文化生态	/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生态	/ 3
一、传统音乐生态界说	/ 3
二、传统音乐生态保护与开发之关系	/ 5
三、西北地区传统音乐生态的当代价值	/ 7
第二节 西安鼓乐的区域文化特征	/ 10
一、历史文化背景	/ 10
二、地域文化背景	/ 13
三、民俗文化背景	/ 17
第二章 西安鼓乐乐社考察	/ 23
第一节 俗派 周至南集贤乐社	/ 25
一、乐社概况	/ 25
二、民俗活动	/ 29
三、历史与艺术价值	/ 32
四、著名艺人	/ 34
五、考察小记	/ 38
第二节 道派 城隍庙鼓乐社	/ 39
一、乐社概况	/ 39
二、民俗活动	/ 41
三、著名艺人	/ 46
四、考察小记	/ 47

第三节 僧派 东仓鼓乐社	49
一、乐社概况	49
二、民俗活动	50
三、著名艺人	51
第四节 其他乐社	52
一、大吉昌鼓乐社	52
二、何家营鼓乐社	53
第三章 西安鼓乐艺人纪事	55
第一节 传统香火在民间延续——田孝梨访谈录	57
第二节 鼓乐艺人田孝梨纪事	68
第四章 西安鼓乐的传承与发展	75
第一节 周至集贤鼓乐的传承与发展	77
一、集贤鼓乐的艺术特色	77
二、鼓乐艺术传承与保护的反思	79
三、对集贤鼓乐发展的思考	83
第二节 论西安鼓乐的保护	86
一、对西安鼓乐保护的历史回眸	87
二、西安鼓乐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89
三、西安鼓乐保护之策略	93
第五章 西安鼓乐研究综论	101
第一节 西安鼓乐文献综述	103
一、乐种历史与文化属性	103
二、谱式解读与曲目考证	105
三、体裁类型与形式内容	110
四、曲体结构与形态特征	112
五、班社组织与乐社变迁	117
六、传承保护与研究反思	120
第二节 近十年西安鼓乐研究文献辑录(2005—2015)	125
一、重要论文	125
二、论文目录索引	134

第三节 著作辑要与创作实践·····	/ 137
一、著作辑要·····	/ 137
二、创作实践·····	/ 144
附 录 以西安鼓乐为素材的创作曲目·····	/ 148
第六章 “生命为鼓乐燃烧”——李石根西安鼓乐研究寻踪 ·····	/ 149
第一节 钻研西安鼓乐,认知中国传统音乐·····	/ 151
第二节 奠定“西安鼓乐学”基础·····	/ 155
第三节 集毕生精力,倡区域乐派之风·····	/ 160
第四节 《西安鼓乐全书》的价值与意义·····	/ 163
附录一 李石根先生发表相关论文、著作、作品(1980—2009)···	/ 167
附录二 李石根先生学术年谱·····	/ 171
附录三 《西安鼓乐全书》出版座谈会报道·····	/ 173
主要参考文献 ·····	/ 174
后 记 ·····	/ 175

第一章

西安鼓乐的文化生态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文化活动始终受制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因此文化不是孤立和封闭的,它的产生、演变离不开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完整系统,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的特点。今天,政府提倡和加强文化生态保护,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对中国音乐继承与发展的基础。

文化生态系统是整体意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使之互相依存,与人们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形成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第一节 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生态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的民族音乐学理论引入到我国,为国内单一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营养。民族音乐学的本质打破了欧洲以音乐构成的一个层面——音响体系为音乐本体的狭隘观念,以音乐的文化存在为第一性,使我们重新审视曾在历史演化过程中被分割的音乐本体,拓宽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思路,20 余年音乐学家辛勤努力,我国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如今,人们已不满足就“音乐论音乐”,或以某种文化中的“乐音体系”为中心来解释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音乐文化现象,而将研究的重点从关注音乐结果转移到关注音乐生成,从文化的整体中去观照音乐的具体事项,或从音乐事象中去透视文化的整体,这对于弄清音乐同与之共生的社会、文化的关系,音乐的形成、功能和发展规律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并能为在价值论意义上的音乐判断做出根本性的解释。“要真正将文化与音乐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首先必须确认音乐存在的逻辑前提是人及其文化,必须越过形而下的音乐现象的结果(音响形态)而追求过程的,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性,追求音乐文化生成过程中各原则与范畴的统一性。”^①人类和文化二者并非仅是音乐存在的背景,而意味着音乐是人类把握和建构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方式。中国传统音乐中有很多不同的乐种、歌种、舞种、剧种、曲种,对于这些具体的文化现象,运用仅有的音乐本体知识已不能全面解释其复杂多样性。作为文化学的研究,音乐现象不仅应注意其内在结构,还应特别细心考察其外部环境,如自然条件(地理、气候、植被等),人文社会环境(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经济状况(生产生活方式等),因为它直接影响人们的具体行为规范和文化价值取向。我国的西北地区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音乐文化的原生态状况保存较好,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有些音乐品种濒临消亡,有些音乐品种面临着转型,如何认识它的存在价值和认清其产生、发展、消亡之规律,对于我们理解人类音乐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音乐文化生态即是在文化人类学引导下提出的一个以探究整体音乐文化生成背景为中心的音乐学术概念。

一、传统音乐生态界说

最广泛意义上的普通生态学是研究环境系统与生物系统平衡的学科。生态学家认

^① 韩钟恩,萧梅. 音乐文化人类学.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63.

为,由动物和植物组合成的聚合体及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呈现互相交织的状态,任何生物系统都包含着它与环境系统的关系;而任何环境系统中也包含生物系统在内。文化生态与普通生态一样,也是建立在人类对环境系统的依存性这个前提的基础之上的。“它通过人类生存的整个环境的各个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化及文化对环境的影响、改造、适应规律的一种学说。”^①文化和环境是相互影响的,环境可以造成某种文化;文化又可以改变某种环境。研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便是文化生态学的主要内容。音乐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它的特殊方式之一,研究音乐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就是音乐文化生态的核心。文化生态原理来源于生态学中“食物链”循环论,认为文化与环境之间同样存在着互动的功能及内在的因果关系,彼此相生相克,维持相对平衡。文化生态并非像“食物链”循环那样井然有序,它处在一种多项因素的交叉共存状态中,但无论是普通生态学,还是文化生态学或具体的音乐文化生态,都是以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中枢的。人是构成生物与环境、文化与环境、音乐与环境的主要动力来源,因为人类具有创造传播音乐文化符号的能力,也具有对音乐文化符号接收理解的能力,只有带有音乐文化因素的人类才能与环境相互沟通。人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文化与环境统一,更是音乐与环境的统一。文化因素通过人的中介影响环境,环境因素也通过人的作用制约文化。所以音乐文化生态实际上是以“人”为圆心的,研究人的精神创造——音乐文化与一切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因此,音乐文化生态实际上是一个音乐文化,人类及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连接而成的共时态互动体制,其中任何一项的改变必然会同时引起其他所有项的变化,这种变化机制是遵循价值核心运动的,即人通过文化手段改造环境,创造价值;环境通过文化方式满足人类的欲求,实现价值目的。环境作为一种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存在,制约、影响着作为意识形态的音乐文化,音乐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方式、方向、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环境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也就间接地给音乐以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音乐的体裁及表现音乐的旋法”。^②因此,音乐文化生态就是环境生态的反映,就是由人类,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创造的文化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建的一个平衡系统。

音乐文化生态是一个自动控制的系统,它是由音乐文化与环境等构成的整体。它的成分、结构、功能、联系方式始终处在一种综合的运动状态之中,表现出文化生态的开放性。音乐文化和环境以信息交换和处理维持的,每部分根据外界的影响和作用来控制 and 调节自己的反映。音乐文化生态的平衡正是依赖于信息反馈维持的。音乐文化生态的网络结构中,任何一方都有接受外界信息,并通过反馈运作过程达到自我校正,自我满足的特性。反馈有正负之分,如果反馈信息加剧了系统正在进行的偏离目标的运动,为正

① 武文. 宏观文化人类学.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95.

② 王晓平. 论信天游的审美特色.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9(2).

反馈,它导致系统的不稳定状态;如果反馈信息起到了减少外界的影响,而使系统运动接近目标,为负反馈,它使系统保持稳定性,保证系统内部能适应外界不断变化的条件。音乐文化生态平衡的维持同样是以负反馈作为基础的。事实上,在音乐文化生态系统中,自然界是一张网,社会是一张网,人也是一张网,音乐文化还是一张网,它们构成千丝万缕的关系,具有牵一丝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音乐文化生态的平衡关系相当复杂。音乐文化生态是一个循环系统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过程,这个运作过程是以相互涵化,自我调适,保持均衡和不断循环等程式完成的。涵化是文化接触中发生的变化,是维持音乐文化生态平衡的方式,即当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文化相互接触时彼此都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自变方式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个通过自我调节的手段来达到适应的过程。文化中有一个核心中枢对生态适应特别敏感,生态压力的调适会直接影响社会结构的核心元素。这些对社会结构上的影响又由文化加以分化,促成那些与生态并无直接关系的领域的变迁。这些关系类似于基因的多样性对生物的自然选择。经自调方式之后,音乐文化系统又恢复到近于原先的那种状态,文化元素之间产生了一种具有相当的均衡力或内部的和谐一致性。但是,这种均衡并非一种恒定不变的现象。面对新的文化的不断输入,仍会产生一些危机,于是呈现出周而复始的,不断向更高层次运动过程。

依据上述,我们认为,传统音乐文化生态是指由华夏各个民族人民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用下,以历史积淀下的音乐文化思维和审美观念为基础,通过运用与之相适应的体裁与形式,创造出的一种共时性(包括音乐形态及其文化背景)的“原生态”平衡系统。既然它是以研究人类音乐文化空间组合为主的学科,因此,它以广义的音乐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音乐活动形态,音乐文化的区域特征,环境与音乐文化的关系,音乐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等等。音乐文化生态打破了传统的以时间为主线的研究方法,在动态存在的现实中寻求音乐文化“变”与“不变”的规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生态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个是自然环境,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大体分为三个自然区,横跨六个温度带,地理属性的差异十分明显,它不但影响一地的风土人情,更影响着文化艺术,宗教信仰,“自然环境塑造人的性格,对人的文化心理包括审美意识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交互作用。不同地区人的性格产生出不同的审美倾向,从而造成了审美的地区性差异”。^① 对于一个地域音乐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华夏文明史跨越了几千年的沧桑岁月,中国音乐也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历史变迁对地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传统音乐生态保护与开发之关系

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曾是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区

① 王晓平.论信天游的审美特色.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9(2).

域,安史之乱之后,西北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悄然向东南地带转移。从此地处内陆的西北成为了落后、荒凉的代名词,但几千年历史风云的激荡造就了它生生不息的文化源脉。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现阶段消除贫困,平衡东西部发展的重要国策之一。我们认为,所谓的贫困,只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经济上的落后,西北的文化并不落后,深厚的文化积淀似乎很沉重,很顽固,实则很发达,很博大,它随时都潜移默化地给予我们以影响,也随时都潜移默化地吸收着外界的影响;所谓的开发,应该是立体的,它不仅包括经济的开发,也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二者是一个平行发展的整体。无论是环境生态,还是文化生态,保护是开发的基点,开发则要在保护基础之上发挥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社会的进步应该是一种全面的进步,如果只有经济的发展,而生态的保护,艺术文化的发展,人的文明程度的提高等方面都很落后的话,其不仅不是一种进步,还很可能是一种破坏和退步。”^①西北地区不仅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特色鲜明、样式众多的传统音乐文化,还有保存相对较为完整的传统音乐生态系统。抢救、保护、开发和利用西北得天独厚的音乐文化资源,建立协调的音乐文化生态,是西部大开发的应有之义。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它的经济,繁荣它的市场,另一方面要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艺术生态的平衡,对于一些已遭到破坏的自然生态和文化艺术生态要加以修复和再造,甚至重新发掘。传统音乐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强烈冲击下,正在失去它固有的特色和个性,因此,要像保护物种多样性那样保护西北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像关注自然生态那样关注西北传统音乐文化生态。一种音乐文化生态,或具体的一个音乐品种是否能够存在、延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平衡系统的内在机制是否健全,如果系统内部因素遭到破坏,音乐品种就会发生改变,要么变化发展,要么走向消亡。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的民间大型吹打乐——西安鼓乐面临失传的境地。如今能够演奏古乐的专业团体只有一家,唯一掌握有成套古乐的艺人——赵庚辰也已去世,流传下来的古乐曲子有2000余首,能演奏的也只有四五十首,为什么在音乐界有崇高地位的古老乐种却在一步步走向消亡?思考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实际上是其传统音乐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鼓乐处于关中平原,流行于西安市区及沿终南山一带市属各县,距城市较近,经济相对发达,文化生态容易受到侵染而变化,虽然自然环境并未有大的变化,但由于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环境随之变化,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审美观念发生变化,古老的音乐传承也就很自然地面临着危机,原来的文化生态平衡关系逐渐瓦解,传统音乐文化生态开始解构,原有的音乐品种逐渐变化或消亡,而新的文化生态正在酝酿,新的音乐品种正在重构,经过长期的涵化、调适,逐渐趋于平衡,形成新的音乐文化生态。虽然音乐文化生态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要呼吁抢救和保护民族音乐文化,那是因为华夏各个民族的很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或称无形文化)

① 费孝通,方李莉.西部开发的人文思考.民族艺术,2000(3).

遗产(音乐即是其中之一),更是民族基本识别的标记,是维系民族、社区存在的生命线,是奋发向上,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尤其值得我们加以保护。音乐文化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财富。音乐文化生态是音乐文化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甘肃、青海的“花儿会”每年约有92处,会期主要集中在农历五六月,空间分布状况和时间结构是一种高度密集型,尤以临潭、康乐地区每年一次的传统音乐盛会——莲花山花儿会最为著名,不仅吸引了相邻的地县的百姓,甚至还影响到了周边的川、青两省。那里自然风光优美,六盘山,祁连山,日月山,岷山包围起来的封闭地带,景色优美,森林、草原、河谷、山峦比比皆是;社会环境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和多民族杂居的历史文化,人文资源丰富,融汉藏及少数民族文化于一体的民俗文化和艺术富有特点,通过人的特定的价值取向选择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音乐文化。在这里,城镇经济欠发达,戏曲、说唱的品种匮乏,当地人把口耳相传的民歌特别是山野歌曲视为最亲切、最方便、最能满足其精神需求的品种,人们通过歌会为载体,以歌唱为表达方式,放情山水,寄情自然,憧憬理想,集中体现了当地人民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良性的文化选择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融合,形成今天独特的音乐文化生态系统。在我国各地的民间音乐品种中,某种音乐品种分布得愈是密集,就愈能说明它与当地的自然、社会、文化土壤之间有很强的共融性。传统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开发,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倘若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生态,其利用也就无从谈起。而保护又是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性的保护,逐步调整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适应能力和消化能力,使传统文化在注入新的文化因子的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固有的文化要素,并不断地获得新的发展,传统文化在向现代文化转型时也就找到了新的平衡,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成为民族经济的障碍,反而使经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

西北音乐文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的介入必然导致音乐文化的转型。保护和传承并非要把该地区的人民与现代生活隔绝起来,而是通过转型使当地人民适应工业文明、都市文明;通过创新和开发音乐文化资源提高文化的品位,在保留自身文化特制的同时享受到现代文明。关于云南的纳西古乐,我们不去追问它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但它通过整理、挖掘和创新后走向了世界,如今只要到云南旅游的人必去丽江,到了丽江的人必听纳西古乐,纳西古乐成了为当地的文化品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既保护和弘扬了传统音乐文化,又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发展,一举两得,是我们借鉴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一种促使平衡的发展,任何单一的追求都是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因此,一个地区的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平衡的发展,在音乐文化生态的整体中各个局部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和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三、西北地区传统音乐生态的当代价值

文化要素的时空分布是客观存在的,这既表现在时间坐标上的变异与衍化,又表现